

《诛仙》之后，
又一让人欲罢不能的经典之作。

真邪
作品

劫修传

貳

四海飘零

JIEXIU
ZHUAN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真邪
作品

劫修传

貳

JIEXTU
ZHULAN

四海飘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劫修传. 2, 四海飘零 / 真邪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500-0718-5

I. ①劫… II. ①真…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36793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bhzwy.com

书 名 劫修传2: 四海飘零
作 者 真 邪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特约监制 师素珍
责任编辑 张 越 游灵通
图书策划 陈望治 端木刑天
营销统筹 卢 渔 张 潞
封面设计 熊猫布克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25.5
字 数 500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ISBN 978-7-5500-0718-5

赣版权登字: 05-2014-16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百零一章	妄算惹此愆
第一百零二章	探密心惊惶
第一百零三章	观玄得噩耗
第一百零四章	赠物有余香
第一百零五章	故人托何事
第一百零六章	冲玄话淒凉
第一百零七章	人生不过百
第一百零八章	此恨无计尝
第一百零九章	此问谁能应
第一百十章	诗文玄机藏
第一百十一章	解诗需无诗
第一百一二章	临别礼盈箱
第一百一十三章	此去天地远
第一百一十四章	此命可堪怜
第一百一十五章	灵偶可乱真
第一百一十六章	沙丘起暴尘
第一百一十七章	来者皆不拒

第一百一十八章	魔踪需细甄
第一百一十九章	绝地藏何物
第一百二十章	石中有奇珍
第一百二十一章	小镇随光逝
第一百二十二章	万修喧虚魂
第一百二十三章	生死费思量
第一百二十四章	高台慢砌成
第一百二十五章	丹道促膝谈
第一百二十六章	幻域逢故人
第一百二十七章	千里指掌间
第一百二十八章	歼魔灵剑横
第一百二十九章	敌强我亦强
第一百三十章	妙招竟无穷
第一百三十一章	此别或经年
第一百三十二章	新法随手成
第一百三十三章	丹才难自敛
第一百三十四章	何故竟沉沦

第一百三十五章	人心岂易辨
第一百三十六章	天道岂无恒
第一百三十七章	池鱼怎能全
第一百三十八章	斗魔惹魔嗔
第一百三十九章	道友请留步
第一百四十章	云梦竟成真
第一百四十一章	人皆在局中
第一百四十二章	得失显人心
第一百四十三章	黄雀或在后
第一百四十四章	分赃何须均
第一百四十五章	意气或相投
第一百四十六章	聚散莫萦心
第一百四十七章	试刀斗胜镜
第一百四十八章	购砂鹿鸣镇
第一百四十九章	少年不知惧
第一百五十章	地渊何冥冥
第一百五十一章	何计斗此顽

第一百五十二章	临敌总离心
第一百五十三章	可叹悔意迟
第一百五十四章	大战避不能
第一百五十五章	强征赴柩机
第一百五十六章	遁逃苦无计
第一百五十七章	世事总难全
第一百五十八章	清风何来奇
第一百五十九章	天象何其渺
第一百六十章	世事皆如谜
第一百六十一章	辨疑不为难
第一百六十二章	陷阵露杀机
第一百六十三章	灵蛇收不易
第一百六十四章	承月竟有虞
第一百六十五章	凝珠需谨慎
第一百六十六章	黄雀善择机
第一百六十七章	追亡再逐北
第一百六十八章	临别莫迟疑

第一百六十九章	君子不可欺
第一百七十章	插柳本无意
第一百七十一章	临行百事忙
第一百七十二章	破伏不为奇
第一百七十三章	借道原方城
第一百七十四章	设计擒此孽
第一百七十五章	跨海赴远域
第一百七十六章	观战岂无利
第一百七十七章	仙珠生体内
第一百七十八章	海上事多奇
第一百七十九章	取珠奏妙韵
第一百八十章	福祸怎可期
第一百八十一章	捕鱼需巫师
第一百八十二章	行事抢先机
第一百八十三章	海底可居否
第一百八十四章	传承须龙裔
第一百八十五章	煞气苦缠身

第一百八十六章	春心渐迷离
第一百八十七章	海市现奇香
第一百八十八章	此物莫轻启
第一百八十九章	一悟竟如梦
第一百九十章	冲玄不可期
第一百九十一章	死气引白蛤
第一百九十二章	胜负或迷离
第一百九十三章	此技可逆天
第一百九十四章	虹弧不可敌
第一百九十五章	死气可破阵
第一百九十六章	斗法各出奇
第一百九十七章	敌退不肯休
第一百九十八章	道心岂非慈
第一百九十九章	秘术不肯授
第二百章	荒丘何凄凄

第一百零一章
妄算惹此惩

听到猎风这么快就找到薛道玄，原承天心中自然也是激动难平，他原以为此事或将拖个两三年，哪知吉人自有天相，这么快就有了结果。

那边九珑情绪渐复，改颜笑道：“适才让小公子见笑了。小公子定是觉得，凡人真是麻烦，总是这般情绪不稳。”

原承天笑道：“哪里的话，仙修之道，修的是仙法，也是人心，若不能洞悉世情人心，又怎能修得无上仙法？”

“你这样说话，姨娘听了一定会很欢喜。”九珑站起身来，道，“爹爹也该等急了，我们这就去吧。”

原承天点了点头，问明了荆道冲的所在，就带着九珑翻山越岭而去。

天灵山占地千里，百峰竞秀。刚才大家聚集的主峰，只是天灵宗的一部分产业而已，其实天灵宗的各位大修，都散居在主峰旁侧无数个小山峰之中，是以离了主峰，往后山去，那就是天灵宗真正的禁地了。

此刻原承天放眼望去，四处云海翻腾，风清气朗，昊天仙境也不过如此，这天灵山果然是一处洞天福地。

原承天刚离了主峰，云海里就不停地有灵识扫过来，看来这后山比主峰的防守严密多了，如果这些守卫不是事先得了吩咐，这天灵宗后山可就寸步难行了。

依着九珑的指点，片刻间已到一座山峰上，脚下云海之中依稀露出屋宇一角。原承天放缓遁速，慢慢降到峰顶，只见山顶建着一座大殿，殿檐上挂着“天灵地清”四个大字，不知是何处所在。

殿前的滴水檐下站着一人，青衫大袖，山风鼓荡处，此人直欲飞出天外去，正是天灵宗首席长老荆道冲。

原承天走上前来，道：“晚辈原承天，拜见荆护法。”

荆道冲的神情不喜不悲，一双利目蓦地扫了过来。好在他已尽力掩饰了灵识，是以这一扫，原承天除了觉得身如刀割之外，倒也没什么难以承受。

九珑忙道：“爹爹，你不要伤了小公子。”

荆道冲脸上微露笑意，道：“小道友可不是弱不禁风之人，更何况此刻他是本宗最重要的人物，纵使牺牲爹爹的性命，也要保他周全，谁又敢伤他？”

原承天垂首不语，知道自己此刻的身份甚是奇特，可谓百年不遇，自己一个外人，忽然就成了天灵宗最重要的人物，此中滋味，实难评述。他知道天灵宗全宗上下都有满肚子的疑问，然而自己却实不知该如何吐露。

说出自己与天灵宗老祖的关系，就暴露了自己金仙九世转生的秘密，那是原承天最不愿面对的；可若是不说，就怎么也说不清此事了。

原承天瞧上去虽平静如恒，可心脏早就怦怦地跳得剧烈，而以荆道冲的眼力，又怎能瞧不出自己的紧张？好在他以一名灵修的身份，乍遇到这种奇事，纵使紧张也无可厚非。

荆道冲转向原承天道：“敝宗老祖两日后返界，可九珑却算出老祖要与小道友说话，小道友已是尽知了，那么小道友意下如何？”

原承天如实答道：“晚辈心中实在惶恐。”

荆道冲道：“你也不必过于紧张，你能被老祖选中，那是天大的机缘，只是老祖与你说过的话，你暂时绝不能说给任何人知道，甚至也不必说给我知道。而是要等敝宗招集相关重要人物之后，方能说出来。”

“此事关系重大，晚辈自是明白，不过……”原承天欲言又止，抬头瞧了荆道冲一眼。

“小道友有什么想法，但说无妨。”

“若是贵宗老祖让我守秘，晚辈又该如何？”

“其实这种情况我等也想过，他与你这个外人说的话，若想让我等知道，何不干脆委托我等转达？可就算如此，除非敝宗老祖亲口对我们下了法旨，让我等不得向你问询，否则的话，你仍要对我们说出来。”此事天灵宗一干人等显然已经讨论多时了，荆道冲此话也是脱口而出。

原承天道：“晚辈明白了。”

荆道冲道：“从现在起，小道友就待在这里，此处四周都设有严密护卫，安全上不必担心。老祖神通广大，不管你待在哪里，他若想和你说话，都找得到你。九珑也会和你在一起，有九珑在，想必你的安全更有保证。”

“晚辈明白。”

荆道冲道：“我事务繁忙，就不在这里多陪你了。小道友务必小心，此刻你身系本宗绝大秘密，你之性命，实非你一人所有。”

“此间干系，晚辈亦是明白。”

荆道冲不再多言，转身跃在空中，可没走几步，忽又转过头来，道：“小道友，你真不知道老祖为何要与你说话？”

原承天苦笑道：“实在不知。”

荆道冲长叹一声，道：“老祖行事，鬼神难测。”这才慢慢遁进云海，很快就不见了身影。

原承天站在檐下，犹自发呆，心中就如这云海般翻腾不已。他初时觉得，天灵宗老祖会与自己说上几句，不过就是故旧间闲谈而已，可细细想来，又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修士返界极耗元神修为，若无重大事情，绝不会做此自损之举。有些修士飞升之后，甚至就再也不与以前的宗门联络，以免误了自己的修行。

而像天灵宗老祖这样，返界不说，还要浪费极其宝贵的时间，与一名故旧闲谈，或可谓旷古奇闻。是以原承天想来想去，也只能像荆道冲那样说一句：“老祖行事，鬼神难测。”

九珑在他身后道：“小公子，爹爹去得远了，不必再看了。”

原承天转过身来，笑道：“这里是什么所在？好壮丽的一个大殿，为何空无一人？”

九珑道：“这是天灵宗前几任宗主的执事法堂，现在虽不用了，可既是宗主驻足过的所在，当然不能轻易让别人使用。说起来，这里我也是第一次来。”

“本任宗主为何不在这里执事？”原承天步入大殿，借观看殿中景物以消胸中愁闷。

这大殿甚是空旷，而因很久无人来此，处处灰层堆积，身在殿中，就不免有凄清之感。

九珑背着双手，在殿前原宗主所坐的金椅前踱来踱去，又转过身来，道：“说来奇怪，本宗现任宗主，我却没有见过，别说是我的爹爹，很多天灵宗弟子也没有见过。有次我问过爹爹，想知道宗主长什么样子，可爹爹却把我骂了一顿。”说来有些愤愤不平。

原承天道：“身为宗主当然杂务缠身，又要清心静修，哪里能让你这个闲人见到？”

九珑笑道：“我怎么算是个闲人呢？这天灵宗的很多事情，少了我可是不行的。不过我却从来没给宗主算过神算天课，就像娘一样，爹也不让我算出娘的所在。”说到这里，九珑的脸色忽然苍白起来，原承天见她背着的双手掐个不停，知道她正在动用神算天课。

原承天知道，荆道冲不让九珑替素灵贞摆算天课，是因为怕惊动了阴老魔，可为何宗主之事也不能算？替宗主预算前程，岂不也就是替天灵宗测算气运？

可为人父母，自然会为儿女着想，荆道冲不肯让九珑替宗主摆算，必定与素灵贞一样，有重大原因。

此时九珑的脸色越发惨白，那无疑是因为所算之事已涉及天机。原承天深悔自己未能及时阻止，忙喝道：“九珑，快停下！”

九珑紧闭双目，双手仍在动个不停，原承天生怕她就此触犯重大天机而被上天降下祸来，连忙手掌微拂，将九珑的双手拂开。九珑嘤咛一声，倒在原承天的怀里，原承天刚想问话，九珑噗的一声，将一口鲜血吐在他的胸前。

原承天一见九珑吐血，不由大惊失色。此次九珑妄测天机，看来非同小可，

说不定立时就要送了性命，他身上纵有能起死回生的仙丹，只怕九珑也难以下咽了。

不得已，原承天先以定神之法稳住九珑元魂。这凡人的元魂脆弱无比，定神之时绝不可操之过急，而需用极轻极缓之手法，原承天此刻心脏如鼓，哪里能静下心来？

他知道这是自己关心九珑过甚，实不宜动用定神心法，忙将紫罗心法运转一周天，以紫罗心法中清心滤神之功，先使本人心静如水，然后才将定神心法对九珑缓缓施为。

过了片刻，九珑魂定魄稳，呼吸也均匀了许多，这九珑的元魂既被稳住，肉身之伤就好治多了。好在几年前有在家乡给凡人施药治病的经验，原承天从物藏中取出几种灵草，真玄过处，灵草化为乌有，而灵草的药性灵气，则被原承天留在掌中。

如此以真玄之火烘焙片刻，那药性灵气就化为一粒红丹。原承天再将红丹拍碎，将药力从九珑的毛孔处透进去，这般连番施为，中间未曾停顿片刻，再看九珑，终于微微地睁开了眼睛。

九珑见自己竟是躺在原承天怀中，神色羞极。原承天虽是个童子，也是个男身，这样躺着怎成样子？可身子绵软无力，又哪能挣扎得起？

她忽想起刚才算的天课来，忙道：“小公子，我刚才算出的是……”

见九珑要强行道破天机，原承天脸色大变。

第一百零二章
探密心惊惶

原承天知道九珑一旦将刚才所算之事说出口来，那将无可挽回，必受极重的天谴。情急之下，原承天厉声道：“你妄测天机，已遭天惩，若再敢说出来，必遭横死！”

九珑哪见过原承天如此声色俱厉吓得浑身一颤，神情又惊又恐。原承天见此情景，心中何忍，忙柔声道：“九珑，凡事都有天定，你又何必挂怀？天灵宗有你爹爹、娘娘这么多的高手，纵有天大的事情，也能承担下来，你又何必为此送了性命？”

九珑缓缓点了点头，强笑道：“可小公子刚才的样子好怕人。”

原承天展颜笑道：“那我现在的神情，是不是就讨喜一点？”这一笑神情甚是夸张。

九珑扑哧笑出声来，道：“你不笑还讨喜些，这么一笑，可就更怕人了。”见原承天手足无措，更是笑得打跌，没想到笑得动作大了，难免牵动伤势，眉头又是一皱。

原承天忙从物藏中取出新做的一件法袍来，垫在地上，让九珑躺下。这凡人身子娇贵，侍候起来委实不易，而大殿又清冷，对凡人身子有害，是以原承天又微微弹出一点玄焰来，驱除这殿上的寒气。如此忙碌半晌，却见九珑神思困倦，已是睡着了。

原承天拭了拭额上的汗珠，没想到侍候一名凡人，却比与修士争斗还要劳累。

此刻方想起猎风的传音来，只是身在天灵宗的要害之地，若是唤来猎风询问端详，又恐泄了机密，这薛道玄除了是荆道冲所要之人，亦是自己所需的。究竟该如何处理薛道玄，原承天此刻心里尚举棋不定。

若是就此交出薛道玄，岂非便宜了阴老魔？可若不交出薛道玄，荆道冲一定又难以摆脱贫老魔的控制。

若是原承天自私一点，直接将薛道玄的元魂化了，然后再拖上个几年，就说没在虚魂道中找到薛道玄，荆道冲想必也无可奈何。可阴老魔势必不肯善罢甘休，

到时九珑说不定还要受苦。

望着身边香梦沉酣的九珑，原承天又怎能狠下心来，就此拿走薛道玄的元魂，而留下九珑受苦？那未免也太不道义了。

于是便向猎风传讯，让她暂时待在虚魂道中，等自己有了计较之后才定行止。

猎风道：“主人既然如此说，那猎风就在此地暂留片刻。不过有件事猎风觉得好生奇怪，刚才猎风用照魂镜查那薛道玄的底细来历时，发现他心里似乎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

原承天道：“你怎知薛道玄的心里有秘密？”

猎风道：“因为薛道玄的灵识之中，有一处被牢牢封锁，照魂镜亦难以探出，想来只有靠主人的搜灵大法来探测了。猎风想来，这薛道玄身死之时，还要将这处记忆用灵识封锁，可见这记忆该是何等重要了。”

听猎风如此说，原承天也好奇起来，有什么秘密，值得让一名修士在身死之后，仍要护卫周全，生怕泄露出去？

这种用灵识封锁记忆之法本没什么大不了，只是一名修士下意识所为。这就像人活在世上时，总有些事情是想努力忘掉的一样，修士无法忘掉任何事情，就只能采取这种灵识封锁的方法。

原承天更深一层地想下去，这薛道玄不想让别人窥探的秘密，是不是和荆道冲努力寻找他有关？难道荆道冲一心找回薛道玄元魂的举动，是为了薛道玄心中的秘密，而并非为了应付阴老魔？

可薛道玄和阴老魔都是大修的分魂无疑，若此事与大修的分魂无关，那是根本说不通的。当然也有一种巧合，就是荆道冲寻找薛道玄的分魂，既是为了应付阴老魔，也是为了薛道玄心里的秘密。

这种巧合虽不能说是万中无一，但依现在的情形看来，的确有几分可能。

可能否揭开这个谜局，关键要看薛道玄心里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原承天更进一步地想，薛道玄心里的秘密和天灵宗老祖将要与他说的事情，是否也有关系？

原承天思来想去，看来势必要将猎风马上唤回来，对薛道玄的元魂一探究竟了。虽然身在天灵宗要地，此举多少有些犯险，而若不能洞悉全情，岂不是盲人骑瞎马，更加危险？

如此权衡之下，原承天再无犹豫。他先施了一个真言之域，护住九珑全身，这真言之域对其他凡人来说怕是很不习惯，对九珑来讲倒是习以为常的。

然后原承天又祭出另一个真言之域来，将自己牢牢护住，这才动用“传”字真言，将猎风唤了回来。

猎风甫一现身，原承天就感到猎风身上的气势更加凌厉了，用灵识在猎风身上一扫，发现猎风已然是六级鬼士了。

原承天道：“这虚魂道对你来说，果然是一处福地啊。”

猎风也很得意，道：“这段日子的确进步快了些，主人可要努力，莫要被猎风超过了。”忽然发现原承天身上灵气微弱，灵压皆无，不由好奇道，“主人这

是怎么了，莫非受伤了？”

原承天道：“倒也没什么，只因晋阶太快了些，怕惹人疑窦，这才弄了件乌蟾丝袍遮掩修为。”

猎风何等聪慧，知道原承天若只是升了一级，断然不必掩饰修为，她喜道：“莫非主人已是七级了，怎会这般快？”

原承天笑道：“知我者猎风也，你得到了那飞升殿碎片之后，我又在荆道冲的琅嬛金塔中找到一块，不承想竟因此连升两级，好不怕人。”

猎风点头道：“连升两级，的确有些惊世骇俗，猎风原以为自己的机缘无人可比，可与主人相较，那就差得远了。”

她一边说话，一边将安魂玉匣打开，玉匣中星星点点，不知藏了多少元魂。这些元魂皆有来历，等此事一了，原承天就会将这些元魂放出，让他们各寻出路，再历轮回，如此也算一桩无上功德。

猎风对其中一道青色元魂微微一指，道：“这道元魂，就是薛道玄了。”

原承天轻运玄功，将薛道玄的元魂取出，左手早打出一道观玄之镜来，这观玄之镜既能察看物品，亦能观得元魂。

薛道玄的元魂离了安魂玉匣，就开始躁动不安，进了观玄之镜后，更是光芒闪动不已，显得甚是惊恐。

原承天先以安神心法将薛道玄的元魂安定下来。这玄修之士的元魂强大无比，不比刚才对九珑施用此法时要小心翼翼，原承天需要竭尽全力，才能使薛道玄彻底安静下来。

此时再用搜灵之术探去，那薛道玄的元魂反应更加剧烈。因为这搜灵之法，可算是元魂最害怕的法术，元魂一旦被搜灵，其灵识就要折损大半，再想转世重生可就难了。

好在原承天的搜灵之法极是轻柔，再加上安神心法辅助，薛道玄的元魂感到自己的灵识并未受损，反应也渐趋平缓。

其实薛道玄既然身为大修元魂之一，又被原承天寻到，其结局早就注定，若不是原承天考虑到此元魂或有可能再转交给荆道冲，他早就干脆吸收了这道元魂，也不必这样大费周章了。

是否该将薛道玄的元魂交给荆道冲，原承天还要看薛道玄的灵识中藏了什么样的秘密。

在搜灵之术的威能下，薛道玄的记忆一点点地在原承天的脑海中浮现出来，薛道玄如何从一个青葱少年渐渐成长为天灵宗七大护法之一，这其中的艰难历程，可书可叹。

一名玄修之士的成长经历，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得的人生指南。薛道玄一生所经历的种种战斗、种种阴谋，还有一段令人心酸的陈年情事，如此等等，让原承天一时激奋，一时扼腕。

但薛道玄漫长的百年人生，在搜灵之术下，也不过是短短的一瞬，想来人生

百年，在别人眼里，也不过只是一瞬罢了。其中的苦涩甜蜜，只有自己方能体会。

如此搜过一遍之后，自然并无猎风所说的秘密，但原承天也发现了薛道玄用灵识紧紧封藏的一段记忆，看来要打破这段记忆的封藏，还需多花一点时间。

正在这时，就听素蔑贞的声音远远传来：“荆道冲，我要求见宗主，是有紧急事情，你一味推三阻四，究竟是何道理？”

原承天心中一惊，忙将观玄之镜一收，再立刻将猎风打发回去，这才急收了真言之域。他虽在真玄之域中，灵识仍能在域外探测，也幸好素蔑贞性子急躁，人未至而声先到，他总算及时停了下来。

他走出大殿，只见荆道冲和素蔑贞一前一后正向这大殿飞来。荆道冲自是一言不发，素蔑贞哪里忍得住，仍在追问：“荆道冲，宗主为何不肯见面？这中间有何玄机？莫非那宗主竟被你们藏起来不成？”

此言一出，荆道冲脸色大变，他转身喝道：“素蔑贞，你再敢胡言乱语，莫怪荆某人不讲情面。”

素蔑贞哈哈大笑道：“荆道冲，你何时对我讲过情面？是了，你荆道冲一向稳重如山，老婆被人掳去多年也能安之若素，为何我一提宗主，你就脸色大变？这其中究竟有何玄奥？”

荆道冲的神情更加阴沉了。